

“量子纠缠”中写给故乡的情书

——林在勇宁波题材诗词楹联的创作

汤丹文 文/摄



2026年春节林在勇撰写的巨幅“龙门对”悬挂于鼓楼城垣之上

林在勇的祖屋林宅位于月湖南岸紫金巷中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他的父亲就出生在林宅一进面向庭院二楼的正房中。林在勇从小随父生活在东北，而后在上海求学，第一次来宁波，则在他的高中时代。

1983年癸亥之冬，林在勇来到宁波，从阿育王寺步行去天童寺。因为他听说早先位于蒋祠巷的林家村堂损毁后，一些构件被用到了天童寺的重修上。

那天，正是“寒岩瑟瑟坚冰封”的天气，他在“枯林愁风”之中，无奈中途折返，只留下了“当年事，过后方知，都是相逢”的人生感叹。

之后，他又数次返乡。但真正精神上的“原乡之旅”，应是2006年5月的那次。

那一年，在其父带领下，他们祖孙四人从上海一路行来。当时，我与他们一家在集士港一小村碰头，他们刚从横街林村出来，大家一起前往月湖林宅和盛氏花厅（原名“林司马近性楼”，曾是林氏宅第花厅），我们还去了城南姜山陈婆渡的石家村。林在勇的父亲说，这里曾是林氏家族的守墓者世代居住的地方。甚至，他们见到了因改成石桥护栏而得以幸存的六代祖（进士林钟华的父亲的）千字墓表，感慨殊深。

2006年归乡之旅后不久，林在勇的夫人就怀上了小儿子。他笑说，次子的诞生，应是故乡的功德，感应祖先的期望。

2008年，林在勇再次来到林宅，写下了《五古·戊子春侍父返宁波紫金巷林宅》：“古稀归祖屋，敬肃儿孙穆。有待且含怡，无须多问卜。”这首诗既表达了寻根、归根的心情，更是他在精神上真正达成“认祖归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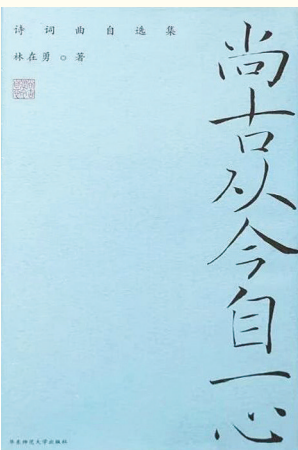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家族来历及血脉延续，他显然十分在意。“绳祖青州，避兵南宋，卜地明山世结庐”，他在词中写到了月湖林氏的来历：南宋初，从青州避兵祸而来，结庐四明山麓的林村。明代前期，他所出的一支移居宁波府城，繁衍成甬上世家大族。

对家族遗风，林在勇以“好事当头是读书”一言以概之。

其实，岂独诗书传家，月湖林氏“能文亦商”“文武相济”：林在勇的高祖林钟华，是光绪九年的进士，北京孔庙国子监历代进士碑上刻有他的名字。曾祖父林琴香，则是20世纪10年代宁波总商会的领袖人物。对林氏先祖，林在勇是深以为傲的。“高祖的文采、曾祖的豪侠、祖父的帅气、先父的公忠……”他多次提及，希望自己这一代在故乡的表现，能不辱没先人。

对游子来说，乡情不仅是故乡的山川风物，更是曾经的家和故乡的人。

在今年春节鼓楼的挂联仪式上，他意味深长地向家乡赠诗一首。在这首《五言古风·步韵李白越中秋怀》中，起首以“遥念四明山，先世桃源里。余未生此中，乡情竟何似”，表达了游子的乡愁和遗憾。而结尾的“空对黄策子，乐为东家丘。月湖三江近，一任水云舟”，则把他晚年欲安顿于故乡真实山水之间愿望，直白流露于文字之间了。



最新诗词曲自选集《尚古从今自一心》

家的怀想，自然是林在勇宁波题材诗词作品的重要主题。他的许多作品，是在与故乡关联、往复及不同时空的“量子纠缠”中，喷薄而出的真挚、性情之作。

我发现林在勇在创作有关宁波题材的诗词楹联作品，是在2020年的秋天。当时，他作为嘉宾参加世界“宁波帮·帮宁波”发展大会。他在微信中发来一首词作《劝金船·世界宁波帮发展大会，次韵东坡》。词中称赞大会“环宇甬帮高会，若此佳节”，并表达了“愿贡剩年桑梓”即为故乡奉献服务的愿望。

2023年1月，林在勇来宁波，与我谈起《宁波日报·四明周刊》曾登载过一篇《百年前宁波“城内十景”》的文章。文中记述，1934年，当时旅居上海的宁波人童爱楼写过咏宁波“城内十景”诗，发表在当年的《上海宁波日报》上。我问他，“写得如何？”他笑而不答。我说：“那么，不妨再谋新篇。”后来得知，其实那时他已写完。

不久后，他就给我发来宁波城内“八景词”，分别为“天封月对”“海曙云宾”“竹洲消夏”“后乐长春”“琅嬛一阁”“樵馆三江”“韵存近性”“风驻南塘”。

我曾问他，为什么只有八首词作，而不是前人常用的“十景”之数？他说，宁缺毋滥，留点空白、念想最好。而在我看来，这种在意，正是出于对故乡的敬重，因为“八景词”正是他通过诗词创作，来“念想、祝祷宁波”的。这些词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文艺范畴，而是以诗词为宁波的文旅形象作推介，甚至以此提炼城市精神。

宁波“八景词”在甬派上发布后，引起了海曙区相关部门的关注。2024年春节，林在勇“八景词”画板悬挂于鼓楼城门的内墙之上，这也为2026年春节鼓楼长联的横空出世，埋下了伏笔。

2024年4月，宁波月湖文化研究院成立。林在勇担任顾问，并寄来贺诗一首。“吾家临水居千祀，今喜斯文见在斯”，从此，他替故乡发声，为故乡办事、站台，更是责无旁贷。

2024年8月8日，他来宁波做讲座。结束后，意兴盎然地在纪念海报上写下“以月湖为标志的宁波老城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”，爱乡的澎湃激情，可见一斑。

前年与去年，林在勇来宁波次数最多，录制月湖的口述实录，为“国宝”林宅的活化利用出谋划策……尽管大多是匆匆“一日车来去”，他却“意兴二生三”。在一首显然写于归程的《五言排律·往宁波议祖居开放》中，他这样畅想林宅的未来：“亲民设书院，盛世寄诗笺。便向甬昆醉，可成良夜酣。”

2025年盛夏，他又应海曙区有关部门之约，前往萧山参加“贺知章·文笔峰会”。在这次笔会上，林在勇作了主旨发言，阐述三地联合纪念贺知章的意义。在发言中，他即兴赠诗：“不改乡音永兴好，千秋祠在月湖滨”，让人击节赞叹他对平遥贺知章归属地争论的“大智慧”。

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笔会结束的8月7日下午，林在勇来不及收拾行李，就坐车“狂奔”回家——他家大儿媳正在上海的医院待产。次日，他喜得一孙，“升级”做了爷爷。他自然是“喜极忘咿哦”，告诉我，宁波林家二十八世孙出生矣。

而我记起，2024年的8月8日，他在月湖之滨为家乡父老做讲座；得孙的一日之前，他亦在萧山湘湖为宁波“站台”。林在勇家的儿孙好事，总与故乡的人和事，如胶似漆地“纠缠”在一起！

今年春节，宁波鼓楼千年城垣之上，挂出了一副8米高的巨幅“龙门对”春联：“一郡钟灵，潮汇三江，宝镜蜚声九域，更追古越七千年，山海大观开若此；四明毓秀，云腾六骏，罗城极目五洋，要启新程八万里，汉唐气象盛于斯。”

这副“龙门对”的作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宁波的游子、诗词楹联大家林在勇先生。在对联落款处，他诚敬地写下“月湖林氏廿六世裔孙在勇恭撰”这几个字。

此联横空出世，广受好评。看似“开挂”的背后，其实是创作者的厚积薄发——迄今为止，林在勇已创作诗词曲3000余首、楹联2000余副；近年来，更为故乡创作了150多篇（副）宁波题材的诗词楹联，可谓前无古人了。

而伴随创作的，是游子形身与精神的还乡，以及冥冥之中，他与故乡、家国的“量子纠缠”。

三

林在勇曾说，诗词创作是他在“碎片化时间”里的“脑保健操”和“心保健操”，于他而言，诗词创作是“生命留下了痕迹，生活开出了气窗”。说起来好像稀松平常，但这是其过人的学识才情使然，我等不及。

在宁波题材的诗词楹联创作上，林在勇是沉下心来下过大功夫的。而创作上的“高产”和得心应手，来源于他从家族史出发，对宁波人和宁波城市历史的细致研究。

林在勇手头藏有《四明林氏家藏名人尺牋》，这部由文史大家、旅沪宁波人周退密“署签”的林氏家族与各方名人来往书信集，自然十分珍贵。林在勇对这些信札及家谱《桃源林氏家乘》做了系统性研究。

他发现，林氏作为宁波大家族，与宁波乃至浙江的众多名人一直保持着往来，有的甚至还是姻亲。

如明末清初的祖先林时对，与黄宗羲、全祖望、张苍水等宁波名人都有深交。镇海籍的翰林、学政盛炳纬是月湖林氏的姻亲，他归乡读书治学的盛氏花厅，前身就是林在勇七世祖林廷鳌的藏书楼“近性楼”。而林廷鳌之子与清代“剿海匪”成名的文武干才叶机之女结亲，生下进士林钟华、举人林钟岳和林钟峒、秀才林钟岷四子。而这位曾任上海县知县的叶机，其旧宅就位于永寿街上……

林在勇说，在宁波街头走着，看到那些说着宁波话的人，觉得很亲切。“我想不仅姓林的五百年前是一家，姓张的、姓陈的、姓周的，五百年前也是一家；我身上或许也流淌着另外家族基因的血液。我在宁波之外的城市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！”

林在勇是林家人，更是众家的宁波人，这使他更容易感受、体悟宁波人的内在性格与城市的精神内核。

所以，在他创作的宁波题材诗词中，对宁波历史、名人的吟咏，定位是相当的精准：叹张苍水就义，“为之不可张苍水，人间一个精卫”；赞王安石改革，“利国安民千古事，行天落地一场风”；感董孝子复仇，“鄞鄞名天下，董公出一头”……

昌。（海曙区）
秦县开邱多士类，钱湖向海遍商帮。（鄞州区）
……

在他创作的宁波题材诗歌中，居然有83首是“步韵唐人宁波诗”的。在李亮伟先生编著的《冷冷唐音：唐诗咏宁波全解》中，收录的诗歌也不过80篇。我逐一对照，林在勇步韵唱和的作者基本涵盖，数量之巨，令人咋舌。

所谓“步韵”，就是和诗者必须按原作韵字脚及其出现的次序来谋篇布局、抒情达意，以求与原作形成呼应、对话乃至超越。这种创作对今人而言难度极大。

林在勇知难而上，自然出自他恋乡“痴魔”的一面——以步韵之作来重构他心中的故乡，特别是四明之地；而另一方面，我揣测他在与前人跨越时空的“唱和”甚至“互搏角力”之中，通过学习体悟，重回诗词歌赋应有的语境，来跃升创作的境界。本来，名家唱和就是历史上许多不朽佳作的由来。

所以，李白写下“稽山无贺老，却棹酒船回”，林在勇吟出“堪忆长安醉，惜哉公早回”；贾岛有“身爱无一事，心期往四明”之感，林在勇则起“苦吟摧骨瘦，奇句向山明”之思；甚至，内心其实很“调皮”的他，还会跟像白居易这样的“大诗魔”抬一下杠——白居易在《寄明州于司马使君三绝句》中，从安抚友人远离长安的角度，对宁波的风物多有贬抑，诸如“海味腥咸损声气，听看犹得断肠无”“吴越声邪无法用，莫教偷人管弦中”等。而林在勇则“旗帜鲜明”地反驳：“浣纱曲胜吴歌好，越女词清吐凤珠”“念人惟自仰天歌，万里海山遥若何”……就这样，在与古代诗词大家的“量子纠缠”中，他找到了今人创作诗词的自信。

2026年，是林在勇诗词创作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年。年初，他获得“2025年度全国十佳诗词家”称号；3月，他又当选上海诗词学会会长。

在“十佳诗词家”的获奖词中，对林在勇的评价有“李杜白苏，一身得之。日用在在，无不可诗”之说。这当



林在勇向海曙区赠送《五言古风·步韵李白越中秋怀》诗联书法作品

而在对那些信札的研究中，林在勇了解到历史上宁波名士的生活风貌，并将此融入了诗词创作中。比如在写“盛氏花厅”时，他用文字复原了清代乾嘉时花厅在甬上称胜的盛况：“昔日神仙境。聚吟哦、翰墨丹青，拨阮抚琴，雅尚流风。”而善拨阮者，正是花厅主人、林在勇七世祖林廷鳌。

对此，林在勇笑称，当年他被调去上海音乐学院任书记、院长，感到转型有点突兀。但随后一想，林氏先祖也曾是乐坛高手，于是释然。

除了研究历史，林在勇的宁波题材诗词楹联创作呈现系列化倾向。他为宁波及所辖6区2县2市拟联11副：

海通寰宇三江出，学贯人天一阁藏。（宁波市）
唐塔宋楼观海岳，月湖竹屿映天

然不是说他的诗词创作，已经比肩“李杜”了。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胡中行先生的话来说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是后人很难超越的大家，“这些大家，正是每个当代诗作者必须模仿、学习的榜样，而在勇应该是个能够博采众长、兼收并蓄的优秀生。”

今年，林在勇出版了一本新书《尚古从今自一心》，这是他的自选诗词曲集。坚守古典格律之美，书写当代生活真情，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方向。许多评论者，也把林在勇的作品归入当代文人诗的范畴。而我个人宁愿把他众多的宁波诗词楹联作品，看作是一封封写给故乡炽热的情书。

林在勇以诗词创作念想、祝祷宁波之时，想必故乡也必定会以深情、激情相拥！